

张国龙青春文学系列

ZHANG GUO LONG

QING CHUN WEN XUE XI LIE

山野行者



一个少年硬汉的成长之歌

张国龙 著



张国龙青春文学系列

小丑行者

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少年行者 / 张国龙著. —天津：天津人民出版社，
2004.4

(张国龙青春文学系列)
ISBN 7-201-04794-9

I. 少… II. 张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22802 号

法律顾问：泰和泰律师事务所 魏建清 律师

总发行人：王 庆

总策划人：陈大利

编辑总监：王 益

责任编辑：唐 静

封面设计：益创·徐魏东

少年行者

原 著 张国龙

出版人 刘晓津

出版发行 天津人民出版社

通讯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:300051

网 址 www.tjrm.com.cn

E-mail tjrmchbs@public.tpt.fj.cn

印 刷 北京鑫富华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四川新华发行集团

开 本 889 毫米×1194 毫米 1/32 印张: 7.25

印 次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字 数 75 千字 图幅: 60 幅

ISBN 7-201-04794-9

定价: 14.50 元

少年·行者·硬汉（代序）

◎王泉根

九阳，县重点中学高中生。三年前，爸爸妈妈外出打工，音信杳无。午夜，九阳步行八十里漫漫山路摸黑回家，发现疼爱他的大伯竟然不辞而别，撇下他去了远在西安的儿子家。九阳抹干眼泪，重返校园。然后，他不幸染上重病，侥幸战胜了死神。文、理科分班时，九阳被分到了学习风气最差的四班。但他拒绝随波逐流，保持住了优异的学业。因为生计，九阳被迫放弃了高考，远走大西北，滞留于藏北高原的一所农场中学执教。因救助一个迷途的女生而遭冤屈，他险些锒铛入狱……面对一系列生活非难，少年九阳始终没有抱怨，也没有退缩。

如同千千万万贫困的乡村少年一样，九阳为了改变生存境遇发奋读书，那个遥远而辉煌的大学梦装点了他所有葱郁的憧憬。但是，这个平凡的乡村少年却饱受生活的非难和命运的捉弄。不过，作者却无意于血淋淋地再现他

苦难的少年人生历程，也无意于渲染他令人不忍卒读的悲情故事，以赚取读者廉价的泪水。作者以硬朗、隐忍的笔墨营造了一种悲情意境，着力透过苦难的表象，展现那蕴藉于苦难之中的坚毅而高贵的人性亮光，一个可怜可悯可爱可敬的少年硬汉形象便兀立于字里行间。

这正是这部小说的动人之处！

小说着力渲染了少年九阳面对多舛人生和悲剧命运时，显露出的超乎寻常的坚韧和勇毅，以及他身上洋溢出的正直善良、见义勇为、自尊自爱、自强不息、坚定乐观等种种美德。他虽历经生命的极限，却没有从生命世界陷落，以少年人罕见的冷峻与沉着，默默地与命运抗争。这抗争的力量源于他执著的人生信念，每当厄运来临，他便在心中呐喊：“九阳，你就是一粒生命力异常旺盛的种子，你一定要发芽开花，直到长成参天大树！”

这种抗争不断膨胀着少年九阳绵韧的生命力！

抹干泪水，同贫穷抗争。其实，贫穷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不思进取。当九阳失去了一切经济来源后，他“以与其年龄不相称的冷静，安抚好了自己那颗受伤的少年心。望着家门前不远处那高高的牛峒山，他咬着嘴唇，目光坚定地对自己说，九阳，你一定不能放弃读书，这将是你走出这莽莽苍苍大山深处的惟一通途！”



与病魔抗争，不向死神投降。九阳感染了鼠疫××流行性出血热，被送到县医院抢救。在和死神的较量中，强烈的求生欲望和惊人的忍耐力，促使他战胜病魔创造了生命的奇迹。

拒绝随波逐流，与恶劣的学习环境抗争。高二文、理科分班，尽管九阳是文科状元，却被分到学习风气最差的四班。四班被内定为“捣蛋班”，师资配备差，学风涣散。学生之间、师生之间矛盾不断，风波迭起。九阳激励自己说：“你有九个太阳，你拥有自己的阳光！”他坚信“天助自助者”，潜心学习，在地理无老师授课的情况下，通过自学，期末考试成绩居然在全年级名列前茅。

做一粒生命力旺盛的种子，同险恶的生存环境抗争。为了生计，九阳只身西行，到大西北一所偏僻的农场中学教书。在那寒冷、荒芜的藏北高原，他再次经历了死亡体验。被一场百年难遇的大雪所困，被狂暴的牛群践踏，遭遇大地震，为救助一失足的女孩而遭冤屈……一件件惊心动魄的故事，如惊涛骇浪般次第撞向九阳。尽管他也曾目光迷离，惶惶无助，但九死一生的磨难让他的信念更加坚定。“艰难困苦，玉汝于成”，风风雨雨中，九阳站立起来，渐渐走向成熟。

这部小说的可贵之处，还在于通过塑造少年硬汉九阳的

形象，揭示了人类的普遍价值——人性本身所要求的价值——一个理想，一个梦，一种眷恋和一种追求。九阳求索的困惑、苦恼，——特别引人关注、同情、理解和共鸣。相信读者在为他的遭际扼腕叹息之时，也会情不自禁为他不向命运低头的勇气击节。这是九阳悲剧命运的亮色，也是作品的亮色。

好的小说犹如黯淡世界中的一枚钻石，经过精心琢磨，能够焕发灼灼的光彩，展现出世界的五光十色和无限可能性。不敢说这部小说已经达到了这样的高度，但作品的确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艺术水准。作品涉及的生活面很广——学校／社会、城市／农村和南方／北方（高原）；所写人物也不少，除九阳外，还有文雅姝、“八大金刚”、文叔叔、达刚老师、“坏女孩”梅小梅等等。作品以青春的浪漫，理想的纯真，清晰地呈现了少年的单纯、热情和稚嫩，浓烈的青春气息和淡淡的忧伤诗意地交织在一起。作者对生活保持着敏锐的嗅觉，对各种生活场景的把握游刃有余，诸如有关校园生活的各种场景：课堂、寝室、食堂；有关藏北高原的各种场景：黄沙荒漠、苍穹白云、茫茫雪海，风吼沙鸣，以及大漠牛群等等。这些场景的描写凸显了人物的深度和力度，一反当下少年小说过多柔媚、温馨的油腻之风，从而结构了小说整体上的硬





朗风格。

这是一个行者的跋涉历程！

这是一个少年的心路历程！

这是一个硬汉的铿锵之旅！

（王泉根，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，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心主任，著名儿童文学评论家。）

目录

一、八十里山路弯弯 /1

整个村子死一样沉寂，头顶上那几颗星星不知什么时候也不见了。九阳突然发现自己再也哭不出声，眼泪突然也干涸了，虽然他还想哭还想大声喊叫。他在衣兜里摸着了那枚陈年的铜钥匙，艰难地摇摇晃晃地爬起来。他拖着沉重的双腿，一步步向院子里走去……

二、九阳是一粒种子 /30

檐外，夜雨还在啜泣。走廊里，异常阴冷、潮湿。九阳的身上很快就插满了各种塑胶管子，冰冷的生理盐水沙漏般缓缓滴答。就像是穿行在一条幽深、曲折、漫长的时光隧道中，九阳好像被一种无形的力量牵引着，漫无目的地往前走啊走，走啊走。他不知道自己要去什么地方，也不知道自己想要去干什么。身子轻飘飘的，像悬浮在空气中的精细尘埃。眼前除了无边的黑暗，什么也无法看见……

三、沉默无语夹竹桃 /63

傍晚，一场突如其来的雷阵雨袭击了校园，满院子都是的风雨声。宿舍里那几个小女子都上自习去了，文雅姝呆立在窗前，看女生院里那排排柔弱的夹竹桃在暴风雨中无助地挣扎。她的心里空落落的，感觉世界末日已经来临。她已经没有泪水了，十七年来她第一次体会到什么是绝望。她觉得老天还是善解人意的，或许知道了她的悲苦，在这样的时候为她安排了一场华美的挽歌……

四、无锈阳光亮铮铮 / 95

一瞬间，泪水蓄满了眼眶，达刚老师不说话了，开始慢慢地收拾教案。教室里突然安静了下来，仿佛掉下一根针都能清晰听见。达刚老师缓缓走下讲台，轻轻拉开门，步履蹒跚地走了出去……他那略微佝偻的背影，恍如飘摇在秋风中的最后一片泛黄的树叶……

五、菁菁校园苍黄草 / 129

仍旧是一个夹竹桃飘香的雨夜。“崔大炮”等纠结了社会上的一帮地痞流氓，浩浩荡荡杀进了城守镇职中，揪出了酣睡中的小冬娃。混战中，不知是谁捅了小冬娃一刀，小冬娃倒在了血泊之中。幸亏送医院及时，小冬娃总算保住了性命，却一直昏迷不醒……

六、漠风萧萧少年行 / 143

突然，万牛齐鸣。此刻，这声音九阳听起来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。九阳看着那群棠阁牧荒草滩上的牛们疯狂地从他身上跨过，它们像被谁手执鞭子拼命追打。九阳不知道自己被它们踩着了没有，反正没感觉到疼痛。他甚至沾沾自喜，幸亏自己已经死了。否则，这一阵狂暴的牛蹄早已踩他成肉泥，那一定万分痛楚……

七、风吼沙鸣雪茫茫 / 170

获释的那一天，九阳满面蓬草，目光迷离而空茫，先前的翩翩少年仿佛摇身变成了历经沧桑的男人。他独自走向荒原，面朝漫天飞舞的雪花，漫无目的地走啊走，走啊走。他实在走不动了，瘫倒在荒丘上。头枕黄沙，默然仰望苍穹，任白云的倒影覆盖在身上，直至斜阳坠入离群黄鸭凄凉的哀鸣声中……



不要错过《头长反毛的小丫》 / 197



整个村子死一样沉寂，头顶上
那几颗星星不知什么时候也不见了。
九阳突然发现自己再也哭不出声，
眼泪突然也干涸了，虽然他还想哭
还想大声喊叫。他在衣兜里摸着了
那枚陈年的铜钥匙……

一、八十里山路弯弯

1. 午 休

的确可以说是望眼欲穿，总算又熬到了周六。校园刚刚从孱弱的晨曦中醒来，潮水般的兴奋和躁动就泛滥于各个角落——差不多每个学生的脸上都荡漾着“终于可以回家了”的喜悦。现在是正午，那被学生们诅咒为“午夜凶铃”的午休铃声虽然像催命鬼一样急促地响过了，但高一（7）班男生宿舍还浸泡在异常亢奋的喧嚣声中。那嘈杂、浑浊的嗡嗡声，绝对像被谁同时捅开了九千九百九十九个马蜂窝。

“这破学校简直比法西斯还法西斯，根本就无理可讲。偏偏周六下午还要安排上一节课，谁还有那么好的定力认真听？”“油条”扯开破锣嗓子骂骂咧咧，颇有几分“路见不平一声吼”的英雄气概。他叫肖文礼，曾创下了早餐吃十

八根油条的记录。因此，“油条”这个绰号就理所当然非他莫属。

“瞧瞧校长那骄横霸道的熊样儿，跟‘奥楚蔑洛夫’有什么区别？教务主任活脱脱一副世界警察嘴脸，他那肚子里装的肯定全是坏水。最可恨的是‘摩尔’，百分之百的欧洲宪兵血统！”“肚子疼”（他的真名叫杜子腾）以更高的分贝与“油条”相呼应。“摩尔”是化学老师，兼任高一（7）班的班主任。高中化学第一章主要内容为“摩尔”，因此，凡是教高中化学的老师都容易被学生唤做“摩尔”。

“没法活了！没法活了！！简直就是没法活了呢！！！”“米粉”扑在床上露出泰森撕咬霍利菲尔德耳朵时的狰狞面目，一边狂暴地捶打那无辜的枕头，一边跟悍妇似的叫苦不迭。连体床被他折腾得嘎吱嘎吱一阵暴响，他下铺的九阳当然就没法睡着了。不过，九阳早就习惯了这上铺哥们儿所制造出的地动山摇，他一直静静地躺着没吱声。“米粉”真名叫何小林，他每天晚上临睡前都要翻过围墙，到马路边上那家米粉店里吃一碗五毛钱的米粉。否则，他就会整夜苦苦思念那让他魂牵梦萦的香味而无法入睡。而且，他不管和谁打什么样的赌，赌注肯定是一碗五毛钱的米粉。因此，大家便叫他“米粉”。

“别闹了，小心让‘摩尔’逮着了那可就有好日子过了。别说回家，就是回宿舍也休想。马克思保佑哪，但愿下午





‘摩尔’千万别拖堂！”朱时春疲倦地嘟囔着提醒大家。

“就你会装正经！”

“就你胆小怕事，掉片树叶也怕砸破了你的头！”

“逮着了又如何？老兄你尽管放心，还够不上进少管所的资格！”

大家立即把矛头对准了朱时春，七嘴八舌地围攻他。惟恐再度激起众怒，朱时春只好知趣地闭了嘴，强迫自己暂时成了聋哑人。

喧闹声此起彼伏，像一锅煮沸腾了的水，好像不把窗户震破决不善罢甘休。此时，隔壁宿舍，隔壁的隔壁宿舍，还有前后排的宿舍楼里，同样沸腾着如此恣肆喧嚣的噪音。整个学生宿舍区俨然一座偌大的蜂房。

窗前那最后几片泛黄的桉树叶还在秋风中顽强而有气无力地瑟瑟着，深秋的阳光温情脉脉地穿过宿舍楼前那一排排高大挺拔的桉树林，缱绻地、款款地爬进格子窗，正好倾泻在九阳的床头。他衣服都没有脱，显然没打算睡。虽然他没像大家那样聒噪，心里却跟烧着了一样。回家！回家！！再过几个小时就能回家了！！！开学快两个月了，九阳还没回过家。而且，他给伯父写了好几封信，却没得到任何回音，他一直为此忐忑不安。这也是十五岁的他头一次如此长时间离家。此刻，村前那条清澈见底的麻流溪，村后那座高高的黑马山，以及蹲伏在偏岩子后的他家的木瓦房，还有失踪已

三年的父亲和母亲，以及大伯、大妈那忙碌、佝偻的身影，一一在九阳的脑子里闪挪腾跃。他感觉自己好像突然得了心脏病，心跳得极其不正常，眼泪都快跳出来了。

“九阳，你的东西收拾好了没？我们一下课就往车站跑！”对床的唐云平探过头来兴奋地问。

他们住在一个村子里，九阳家住河东，唐云平家住河西。他们从小学到高中都是同班同学，好得跟亲兄弟似的。九阳害怕唐云平发现自己流泪了，他哼哼了两声慌忙背转过身，胡乱在脸上抹了一把。

“瞧你这点出息，都多大了还撒猫尿？”九阳暗骂自己。他知道男子汉不应该轻易流泪，但他的确控制不了眼睛里的这些他一直认为“很女人”的东西。毕竟，再过几个小时就可以回家了，他心里百感交集！

乙 车 站

简直就跟那些拙劣的导演精心设计的场景一样，当九阳等背着空空的行囊，亡命之徒似的跑到汽车站的时候，最后一班开往老林镇(全国有名的武术之乡)的班车，正好呜咽着吃力地行驶到了车站的拐角处。

“等——等——”

“等——等——”



几个少年一边气喘吁吁地追赶，一边声嘶力竭地呼喊。然而，那辆蓬头垢面、浑身伤痕的客车根本不理会绝望的他们，摇晃着身子喷出一长串刺鼻的浓烟，拐过弯儿就消失在那条环城公路上。现在，几位少年只好跟木头桩子一样直挺挺地竖在原地一动不动。即或是那些最蹩脚的作家看见他们此刻的模样，都会不由自主想起“呆若木鸡”、“灰头土脑”这样的成语。

“我……！”油条拎着脏兮兮的牛仔包，跺着脚咬牙切齿地骂了一声。

“都怪‘摩尔’，他上辈子肯定是哑巴，一讲起课来就没完没了。哪一堂课他不拖堂？得找他想办法让咱们回家！”“米粉”捋着满脸滴答的汗水，气急败坏地嚷嚷。

“我可是米也没了，钱也没了，回不去了怎么搞？”唐云平低着头自言自语，蔫儿得像突然遭受了浓霜的茄子。

“咱们都去‘摩尔’家蹭饭吃得了！”肚子疼吸溜着鼻子调侃。

“说这些不着边际的话有什么用？咱们干脆走回去！”

九阳平静地说。他探询地扫视着大家，目光很坚定。

“你说什么？走回去？九阳你娃脑子没毛病吧？”“肚子疼”歪着头，竭力想把他那双小小的眯缝眼睁大一些，他惊讶地瞪着九阳，好像突然不认识他了。

“就是抄近道走山路差不多也有八十里！”“油条”把头

摇成了电风扇。

“不就是八十里吗？又不是八百里、八千里！也就是一个马拉松路程。那些运动员用不了两个小时就跑完了，我们走五个小时总可以了吧？天黑前肯定到家了！”九阳轻描淡写地说。

.....

沉默。大家都陷入了沉默。

“没人敢走？都成孬种了！才进城几天，就把农民吃苦耐劳的精神给丢了？”九阳的语气里充满了鄙夷不屑，他的目光坚定而自信。

“孬种就孬种，总比打肿脸充胖子强。九阳你娃不会不知道什么叫‘螳臂当车’吧？我可不想跟着你发疯？再说，别人急着回家还情有可原，你那家回不回去还不一个样？神经！走吧，都回学校去算了，我保证请大家吃米粉！”“米粉”嘟囔着准备扭头回学校。

“狗改不了吃屎的本性！”“肚子疼”冲“米粉”的屁股擂了一拳，一脸的坏笑。他就这种痞子样儿，从没有正经的时候。

“都什么时候了还瞎闹？”朱时春冲“肚子疼”和“米粉”嚷嚷。

现在，大家你看看我，我看一看你，一时拿不定主意。九阳瞪了米粉一眼什么也没说，便大步流星地往老林方向走





去，颇有点“荆轲刺秦王”的慷慨悲壮之气。

“九阳，等等我，我跟你走！”唐云平跟了上去。

“走就走，反正我家比你九阳家近！”“油条”说。

“我也走！我怕谁？我家是最近的！”朱时春说。

“大不了就走死在路上算了！谁怕谁？”“米粉”也跟了上来。

“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！往前走，莫回呀头……”

“肚子疼”突然冲着九阳那倔强的背影，吼起了曾流行过的一首老歌。大家都忍不住被他逗笑了，嘎嘎嘎嘎地笑着，像几只鸭子。

“红军不怕远征难，万水千山只等闲……”

“金沙水拍云崖暖，大渡桥横铁索寒……”

几个十五六岁的少年嬉笑着，匆匆踏上了从县城通往老林镇的漫漫回家之路。

山路弯弯，那逶迤的八十里山路哟！

三. 骆 市

绵延的山路依旧在蜿蜒。

“走走走走走啊走，走到九月九，家中才有自由才有九月酒……”

说说笑笑之间，几位少年就把东升镇和济川镇远远地甩